

玉
鉤
斜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司马翎作品集

玉鉤斜

上

「台湾」司马翎 著

责任编辑：江 天

封面设计：森 林

封面绘画：王家训

玉钩斜

司马翎 著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1998-92 号
本书由真善美出版社授权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中山新华印刷厂
(中山市中山港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印 张 29

字 数 713千字

插 页

印 数 5000册

出版日期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5339-1183-0/I·1081

定 价 47.9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侠

目 录

侠

- 第一章 百步溅血 1
- 第二章 灭烛留髯 14
- 第三章 国家存亡 24
- 第四章 亲爱精诚 35
- 第五章 东厂弄权 47
- 第六章 夺命仙女 59
- 第七章 生死两途 70
- 第八章 正气凛然 82
- 第九章 无情仙子 94
- 第十章 美人之恩 105
- 第十一章 九死一生 117
- 第十二章 极乐寺内 128
- 第十三章 英雄相惜 139
- 第十四章 村店风云 150
- 第十五章 观察入微 161
- 第十六章 欲擒故纵 172
- 第十七章 玄机莫测 183
- 第十八章 高粱皇庄 194
- 第十九章 茅山妖巫 205
- 第二十章 勇救佳人 216

俠

第十八章	十八铁骑	227
第十九章	铁骑之密	237
第二十三章	爱国英雄	247
第二十四章	心向往之	259
第二十五章	闯堡四宝	270
第二十六章	誓不再见	281
第二十七章	叛国之徒	293
第二十八章	杀出重围	304
第二十九章	父女之情	316
第三十章	金花银树	327
第三十一章	冒险犯难	338
第三十二章	不堪一击	350
第三十三章	生死之交	360
第三十四章	知情达理	371
第三十五章	恶毒三娘	381
第三十六章	美丽幽灵	393
第三十七章	与汝偕亡	403
第三十八章	三尸神灯	414
第三十九章	隐身遁形	424
第四十章	生命之火	434
第四十一章	正能克邪	445
第四十二章	杀出重围	457
第四十三章	托庇佛门	467
第四十四章	悲壮之气	478

第四十五章	英雄美人	490
第四十六章	再遇美人	500
第四十七章	爱恨交加	512
第四十八章	宫闱奇案	522
第四十九章	风流阵仗	533
第五十章	壮士去兮	543
第五十一章	美人割舌	557
第五十二章	有女偕亡	567
第五十三章	难逃慧眼	578
第五十四章	公仇私情	589
第五十五章	忠烈之气	600
第五十六章	黑旗令主	612
第五十七章	百岁收徒	625
第五十八章	东厂权势	637
第五十九章	百密一疏	650
第六十章	回天有术	664
第六十一章	宫廷内幕	677
第六十二章	赶尽杀绝	690
第六十三章	玄天战场	702
第六十四章	沙漠之王	714
第六十五章	三光炼狱	722
第六十六章	美人把关	736
第六十七章	大漠风沙	747
第六十八章	逃狱之计	757

第六十九章	声闻玄功	769
第七十章	姊妹闯墙	781
第七十一章	两老斗智	791
第七十二章	后生可畏	805
第七十三章	必败之战	818
第七十四章	你逃我追	829
第七十五章	美女翠莲	842
第七十六章	杭州风云	856
第七十七章	阴谋诡计	868
第七十八章	高手大战	880
第七十九章	功在国家	892
代 后 记	一代宗师司马翎	911

俠



1 百步溅血

街河上的舫船，这刻都点上灯，沿河望去，但见繁星密布，弦管和笙歌在夜风中沸腾聒耳，显现出一片繁华热闹。

靠近龙王庙繁盛街道的几条胡同，是著名的玩乐去处，秦楼楚馆都张灯结彩，迎宾接客，是以不但走马王孙、纨绔子弟喜欢流连，即使是普通的游人，也大都要来看一看。

在这些销金艳窟之中，有些班子来自扬州，有些来自苏、杭，有些则是京、津或本地的北地胭脂，各自高张艳帜，惹得那些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都纷效蜂蝶轻狂，呼朋引类，夜夜盛筵，真个说不尽的绮丽风光、冶艳景象。

公孙元波在席上所有的人之中看来最是年轻，不过他也和席上其余八九个人一般，虽是穿着便服，却看得出是食俸当差的吏人。

这一家“迎春馆”的姑娘们川流不息地进出，伺候这些都有点恶势力的大爷们，因此当帘子挑起，进来一个女子时，那些已喝了不少酒、正在喧闹调笑的客人们，都没有加以注意。

公孙元波看起来也有醺然酒意，他身边的姑娘小菊刚好走开了，所以他有余暇斜眼瞧看门中的女子。

他只看见这个女子的侧面，但见她面颊和颈子的皮肤都雪白夺目，甚是娇嫩可爱，然而那只高挺微钩的鼻子却将这一切都破坏了，使人不能想象她会是是个美貌女子，也就是说，虽然她的轮廓眉目都长得很好，但这只鹰鼻，却足以把所有的美感都破坏无遗。

席边那个弹琵琶的歌女，在琤琮佳音中，刚好唱到“我想着香闺少女，但生的嫩色娇颜，都只爱朝云暮雨，哪个肯凤双鸾单？”席上便有三四个人大声喝采叫好。公孙元波忽然瞥见帘边的钩鼻女子抬起玉手，他大吃一惊，倏然向右方数去的第三个人扑去，把他推跌地上。



他这么一扑，不但碗盘跌了一地，发出大片瓷碎的脆响，并且还有几个人被他一齐撞翻，滚跌地上，一时叫声和骂声大作。

但这时候在公孙元波和那个被他推落地上之人所坐高椅的靠背正中，却各多了一支袖箭，深深嵌入板内。

假如他们不是及时倒下，这两支劲道十足的袖箭，无疑都已经钉在他们身上了。

公孙元波身子才碰到地面，已经借力一滚，双腿微微缩起，恰从人缝和桌椅间滚过，到了墙根。

他迅即跃起来，在一片喧声中向门中望去，打算过去对付她。

可是目光到处，这个钩鼻女子已经不见踪影，而门口的帘子亦被扯掉。

公孙元波心中方自一动，感到不妥时，便见一支长箭劲射入屋，来势之快，宛如闪电。

他已来不及用任何方法击落那箭，幸而他乃是在门中右方墙下，外面之人根本看不见他，是以此箭并非向他射到。

这支劲箭一闪即隐，随之而起的是一声惨叫。

公孙元波转目一瞥，但见刚才被他推倒的那个中年人当胸中箭，一望而知心脏已被贯穿，死状甚惨。

他舍去正门，冲入内间，迅即从后窗跃出去。此时他不但没有丝毫醉意，反而矫健得如生龙活虎一般。

出得后窗，赶快转到前面，但见大门外有人影晃闪，似是刚

刚奔了出去。

他拔步追出，外面巷中有不少行人。公孙元波这时实在没法子辨认刚刚奔逃出来之人。

才走出七八步，猛然感到刀风袭头。他叫声“不好”，已知道这是一个行人从后面挥刀劈来，当即一侧身避过刀势，左脚顺势向后撑蹬，“啪”的一声，已踢中那人小腹。

那个偷袭他的人，小腹中了一脚，身子立时向后飞抛，口中惨叫一声，大概已活不成了。

公孙元波一脚得利，却是头也不回，身形仍向前奔，但才冲出大半丈，对面两个行人一下子掀去外衣，齐齐亮出兵刃，一个使刀，一个使剑。

他们只摆开门户，就逼得公孙元波不能不煞住脚步。

此时迎春馆内一片喧嚷骇呼，真有惊天动地之势。

照这种张扬鼎沸的情况看，马上就会有巡逻的官兵和捕快赶到现场。

公孙元波发现这两个截住去路的人，刀剑摆出的招式都十分奇奥，气势坚凝，显然皆是功力深厚的武林高手。

在这一刹那间，公孙元波已将整个形势想了一遍。他估计这两个拦路截杀之人，都必定练有某种绝艺，并且无疑是专门用以拦路袭击的武功，所以与这两人万万不可硬拼。

由于他们没有戴上面罩，本来的面目已经暴露，虽说巷中光线暗淡得很，但在练过武功之人来说，已经是够看得清楚了。

他们既是暴露了面目，显然已有充分准备布置，认为定然可以取他性命。

但这一点正也是他们的弱点，因为公孙元波只要能够拖延一点时间，等到驻城官军和捕快们大量涌到时，他们非躲开不可。

总而言之，公孙元波只要设法拖延时间，就可以逃出对方的天罗地网。



他双手在靴边抄出两把匕首，一个虎扑，冲向右方使刀的大汉，恶狠狠地挥动匕首，欺身刺戳。

那个大汉眼中精光一闪，似是奇怪他何以这般剽悍，竟敢抢攻！

大汉同时略一提刀，迅急劈出。

公孙元波的一对匕首，较之人家的长刀短了一截，是以对方如迅雷般的一刀，登时把他进扑之势逼住，还不得不交叉匕首，硬架这一记。

兵刃相触时，发出一阵震耳的叮当声。公孙元波被敌人这一刀震退两步，不禁心头一凜。斜刺里一道剑光迅即卷到，原来是使剑的大汉已经出手从侧面攻到。此人的动作迅速利落，一点时间也不浪费，显然是擅长袭击暗杀的高手。

公孙元波拼命向前一俯身，滚过敌人这一剑，反手还了一匕首，敌人果然“唰”地跃开。

但这么一来，他已陷于腹背受敌的险境中。

使刀的大汉挥刀斜劈，取他颈侧动脉要害。公孙元波虽然用匕首架开，可是已经手忙脚乱，手腕也震得有点麻木酸痛。

他迅即以背靠贴巷墙，以便减少被攻击的面积。此法对付一般的人有用，但目下这两人皆是武功精强之士，效用就大打折扣了，而且这么一来，他便注定不能突围逃走，只有挨受攻击的命运了。

那两个大汉都泛起狞笑，向他一步步逼近。

公孙元波明知险象环生，凶多吉少，可是他仍然感到一丝安慰，那就是他现在至少已逃过了乱箭穿身之危了。

原来当他看清情势，晓得自己唯一的机会便是拖延时间之际，他脑海中突然泛起那支劲疾异常的长箭把那个人射死之事。

他顿时恍然大悟，得知对方敢于公开截杀，也不掩起面孔，敢情是仗着高处尚有这一个箭手在监视之故。

当然此箭大有来历，不比凡弓俗翎，所以公孙元波才如此戒惧，不敢让那箭手有机会对付自己。

就是因为那支劲箭不同凡响，所以公孙元波才冒险奋身扑攻那两个武林高手。搏斗之势一成，这两人便反而成了他的掩护，使高处那名箭手受到妨碍而不能发箭。

不过现在他的情势也没有改善多少，只不过陷入另一种危机中而已。

公孙元波心知今日若想逃出大劫，只有智取，无法力敌。当下显示出他那过人的冷静特性，在这千均一发之时，心中仍不慌乱，迅快地动脑筋，找寻脱身之法。

巷外的街道上，已隐隐传来吆喝和杂沓的蹄声，一听而知是维持治安的官兵和捕快们的声响。

使剑的大汉首先发难，“唰唰唰”劈刺了三剑。

公孙元波单用左手匕首，“锵锵锵”连续封架了三招。

右方的大汉趁隙出手，刀劈如大鹏展翅，斜抹他腰腿之间。

公孙元波右手的匕首已有点够不上，就算可以挑中敌刀，但决计难逃左方长剑夹攻的毒手。

在此等情况下，他只好抛弃了所有修习很久的招式，自己另创退敌之法。

他背脊微微一弓，借那巷墙的阻力，猛可跳起两三尺，双脚缩起，向使刀大汉胸口蹬去。至于他手中的两把匕首，已经决定完全用来对付左边的攻击。

他这一跳和一缩，敌刀便落了空，而他借巷墙抵住后背之力，迅急蹬出的反击，来得怪诞之极。对方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反击能够攻出这么远，是以虽然迅即跃退，却已迟了一点，被他双脚蹬中胸中，发出“砰”的一声。

与此同时，使剑的敌人施展精妙的剑法，一招“玉女投梭”，剑光恶毒地攻来，直取颈上要害。

公孙元波虽然来不及查看对方使的什么招数，但他却感觉得到自己致命的弱点是在颈子的部位。

恰好他一脚踹中另一个敌人，所以能借那反弹的力量拼命扭开上半身，左手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那口锋利的匕首使劲扔击敌人。

敌人那口长剑从他颈边擦过，只差那么一点就被刺中。公孙元波在百忙中，仍然感到剑锋上传来一阵彻骨的寒冷，令人魂飞胆落。

他的匕首亦没有击中敌人，这个使剑的大汉一看同伴中脚受伤，怒喝一声，左手剑诀化作掌式疾劈。

这一掌劈中公孙元波的小腹，公孙元波的身子被震得贴墙飞开五六尺之远才掉在地上，发出巨大的响声。

使剑的大汉定睛望去，只见公孙元波俯趴在地上，动也不动，于是他那张凶悍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他提剑行去，要向公孙元波补上一剑，却听到使刀的同伴大声呻吟，同时巷子两边都出现了很多人影。

靠近街道那边的巷口，不但人喧马嘶，同时还有许多盏灯笼正要入巷。

使剑的大汉马上改变主意，迅即奔上前拉起同伴，扶着他跃过了巷墙，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



这时在胡同内几家妓院出来的人以及打巷口那边进来的官兵，都看见有人拿着刀剑跃出巷墙。

许多人都鼓噪起来。七八名军士冲到公孙元波倒仆之处，灯笼光照耀下，但见他手中还握着一把匕首。

领队的校尉是个壮健的中年人，微微皱起的浓眉显示出他的机智。

他吃惊地亲自动手，把地上的人翻过身子，道：“哎！怎么是公孙元波？”

一个军士道：“他活不成啦！”

那校尉面色一沉，抱起公孙元波！

另一名军士碰了先说话的伙伴一下，低声道：“别多嘴，那人是官长的朋友。”

那校尉抱着公孙元波，大踏步去，来到肇事生端的迎春馆，一径进去。

一个汉子满面堆着惊惶的笑容，道：“赵老爷你来得好，若是换了别位老爷，那就惨啦！”

赵老爷面色沉寒，冷冷道：“我来你们也好不了。”

他发觉口袋中多了一件沉甸甸的物事，不问而知乃是一封银子，最少也有二十两重，当然是这个汉子巧妙地塞入他袋中的。他也知道这些人手法利落得很，一定不会被别人看见。

那汉子低声道：“赵老爷，屋子里有一个死人，小的已经受不了啦！”

那校尉眼睛一瞪，怒道：“这一个是俺的朋友！”

汉子忙道：“啊！啊！那又不同啦……”他看了一眼又道：“公孙老爷也是熟人，他出了什么事呢？把他放在这边的一间好不好？”

姓赵的校尉不作声，跟他行去，到了屋内一个房间里，便将公孙元波的身体放在简陋的木板床上。

他们迅即离房，赶去查看和勘验那边的命案，出房之时还把房门带上掩好。



床上的公孙元波突然睁开眼睛，把憋了很久的那口气吐了出来，但却又皱皱眉头，好像什么地方有点疼痛的样子。

他双手探入衣服里面摸索了一阵，解下一副肚兜似的事物，拿到眼前翻看一下，但见那个肚兜表面上仍然完好，可是拆开面上那层夹布，便看到里面还有一层厚约一寸的黑色皮革。里面这层厚厚的皮革已经有一部分裂开，露出一排整齐的薄钢片。

这个特制的肚兜，碎裂之处乃是被那个使剑之人掌势劈中，才变成这等模样。如果没有此物抵消了那一记掌力，公孙元波自然已经活不成了。

他迅即将肚兜丢在床底下，整理好衣服，又从怀中掏出一些药物，很快吞咽了。

过了一阵，他脸上忍着的疼痛神情渐渐消失。

外面人声噪乱，似乎除了原先的官兵之外，又来了不少公门捕快。

这个房间内，桌上总算还有一盏残灯，发出暗淡的光线照耀着。虽然可以看见房中的景象，但这个破败简陋的房间，加上这一盏欲灭的残灯，却使人不禁泛起了凄凉孤寂之感。

这等景象，正好像公孙元波目前的处境，竟也是如此惨淡灰暗，前途茫茫，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不但是他个人如此，连同他所效忠的主人，也同样处于可悲的灰暗境地中，整个大环境都对他们十分不利。

刚才席上中箭死去的，是潜伏在对方内部的得力人员，今日的宴会，乃是迫切中的安排，以便迅即从他那儿接取一些关系重大的案件。可是这一次不但失败了，而且由于他急切中出手掩护抢救那个人，连他的身份也暴露出来，因此才有后来拦路袭杀之举。

照早先的情形分析，对方分明亦得到正确的情报，洞悉这个宴会的隐秘。而对方不但彻底摧毁了他们的计划，并且将计就计，利用“同舟共济”的心理，故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向那人施以暗算。果然马上就把他的身份揭穿，随即加以袭杀。

公孙元波沮丧了一阵，才努力振作起精神，自己安慰自己道：“他们终究没有把我杀死，所以还算不得大获全胜。我知道已被杀死的老胡是极富心计机谋的人，也许他亦曾预防到有失而已暗中留了一手亦未可知……”

他迅即跳下床，奔到窗边，从缝隙向外面望去，目光一转，已看见对面的后屋顶似乎有人蹲在那儿，遥遥察看这边的动静。公孙元波马上就联想到射死老胡的那支劲箭，心下大加凛惕。

公孙元波略一计算距离，发觉那人所蹲之处，距刚才饮酒作乐的房间，至少有十丈以上，在形势而言，倒是十分吻合，恰可居高临下，望见房中饮宴诸人的动静。

在这等黑夜之中，相距远达百步以上，竟能够一箭中的，而且劲道强绝，贯穿了胸膛，这等箭术，即使是宇内第一流的武林名家高手，也不能不惊骇汗下。尤其可异的是如此强劲的长箭，发出时居然不闻弓弦响声，而破空之声亦完全不闻，可见得此箭速度之快，简直已是超过声音，是以箭到之时，尚未闻声。

公孙元波忖道：“这名箭手，无疑用的是‘三宝天王’的‘紫金弩’。听说在这张宝弩之下，已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送了性命。”

他看了一阵，忽见对面屋顶上的人影隐没不见，似是已经离去，当下心中稍感宽慰。



窗外稍远处的院落，灯炬高举，照得明如白昼，有不少荷戈佩刀的军士正在走动。

其时正当明宪宗成化末期，恰当太监何直弄权之后，天下人

心汹汹不安，中外为之骚然。

这大名府与京师相距三四百里，城临漳、卫二水之北，是通往鲁、豫两省的重镇。依照明代兵制，各郡府皆设卫所。由于近年盗贼蜂起，道路不靖，所以较▼的郡府，治安都渐渐依赖各卫所的官兵。因此这迎春馆发生血案时，在巡逻中的总旗赵武才会闻风驰来，处理此案。

这时有些捕快和军士，走出大门外仰首四望。

公孙元波晓得他们正在踏勘发射长箭的地点，心想那名凶手已经走了，哪里还查得出眉目？他忽然看见一张熟面孔在院落内的人影中晃来晃去。这张面孔他死也不会忘记，因为此人正是早先持剑袭击他、最后劈了他一掌的人。

所有的人，包括总旗赵武和本府捕快头领，都不敢向他问话，更不敢妨碍他的行动。

公孙元波自然晓得个中原因，敢情这个相貌剽悍之人，穿着的是款式质料都特别的衣服。那是一袭青色的绫缎长衫，腰身处略略收紧，与一般直腰身的长衫不同，佩着宝剑，举止间流露出飞扬跋扈的神气。

这种衣服，正是直属天子的东厂和锦衣卫的外出便服。这东厂和锦衣卫，前者是皇帝特设的一个机构，由宠信的太监主持，专门侦察朝臣行动，权力极大，任何官吏，都可以罗织罪名，陷于刑狱中。

东厂最初创自明成祖，当他尚是亲王之时，便设立这个机构，侦伺在南京的建文帝以及宫廷内的动静。

到他即帝位之后，便用这个机构专门侦察臣属，以防有谋反逆叛之事。

到宪宗成化十三年春正月，命设西厂，由太监何直主持，侦察外事。厂址设于灵济宫前，选锦衣官校百余人任职，不论是大政、小事、方言、巷语，都在刺探之列，如有所疑，即可擅捕用